

再芳选集

——
长篇小说卷

太陽的母親

乔再芳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再芳选集

长篇小说卷

太陽的母親

乔再芳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的母亲/乔再芳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6

(再芳选集)

ISBN 978-7-80208-541-1

I. 太…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8104号

书 名: 再芳选集——《太阳的母亲》

作 者: 乔再芳

责任编辑: 田玉香

封面设计: 王子社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29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郑庄宏伟印刷厂

开 本: 1/16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87.5

印 数: 2000(套)

印 次: 2007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8-541-1

总 定 价: 120.00 元(共四册)

自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

你们好！当我将这几部书呈现给你们的时候，也捧出了我的一颗心。

这是一颗历经严冬与酷暑，经过炼狱的炙烤，依然丝毫无损、善心不变、爱心不移的青春的心。

在这博远、浩瀚的人类文明发展中，我仰羡那些璀璨的生命，是他（她）们用生命的智慧和伟力不断地打开自然界中一个个神奇的乐园，向天父地母探取了一个个瑰宝，使人类从昏濛、愚野走向了今天的文明。我无限地赞美他（她）们，常常被这些伟大的生命所震撼，使我无法不心动神往，纵情难收。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那些生命的微光，正是这些点点微光成为人类探寻路上的基本元素，正因为有了这些不起眼的平凡而美好的星星点点，才使那些璀璨的生命展现出伟大与神奇。

所以，我无可置疑地尊敬那些平凡而美好的生命，由衷地热爱他（她）们。我会为他（她）们的痛而痛，为他（她）们的苦而苦，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自愧自怨。

凡是美好的，都是我崇尚的，无限热爱的。我愿用我这颗生命之笔去抒写、去赞颂。

美：是我一生的追求。

善：是我一生的挚爱。

我不能做大海乘浮千舫百舸。

更不是倾天暴雨，育万物、洗尘埃、涤污浊。

我希望我的作品像一条清淳甘冽的小溪，穿过崖涧、不惜碎石与荆棘的滞碍，流入你心灵的田园，润泽你干涸的灵地，浇开你灵田的花卉。

这也是我对广大读者朋友的一份真挚敬献。在这里，我深切地问候你们：安好！永远的祝福你们，美好而善良的人们！

再芳

2007.4.28

谨以此书献给世间美好而善良的人们！

主要人物

孟君丽——主人公

田 秋——孟君丽的丈夫

林雨兰——孟君丽的朋友

朴如柳——孟君丽的朋友

勤憾地——朴如柳的丈夫

其它人物

人事局长：	可坤
地震办公室主任：	牛忠福
工程师（地震办公室）：	刘卓然
看门人：	大林
孟君丽的同学：	曹盈
林雨兰的第一个丈夫：	堂槐魁
县委办公室打字员：	杨敏芝
妇女主任（胖大嫂）：	袁秀芬
部队的文化干事：	松干事
宣传股长：	木林
政治处：	林干事
林干事之妻：	爱连
老乡：	何台

老乡：	鼓乐
老乡：	蔡糊糊
政治处主任：	黄主任
公社理论干部：	宋崇家（宋哲学）
公社书记：	李善田
农技站干部：	老王，人称王科技
团委书记：	申卫国
特派员：	杨特派
会计：	老李（李公）
村妇女主任：	邈邈嫂
公社副书记：	杨雄（洋熊）
秘书：	荀秘书（荀向东）
组织部副部长：	黑部长
办公室副主任：	杨荃（杨犬）
副主任：	杨子猪
副主任：	枣主任
县政府：	闹县长（闹钟）
幼儿教师：	李小满
报社主编：	枣核钉
办公室主任：	刘二狗（刘钢）
小陶丈夫：	文明
报社门房：	李大爷
雨兰的丈夫：	化肥厂工程师老贾
对门：	刘奶奶
香港笔会主编：	胡先生
加拿大华人日报主编：	华先生
谭书记：	市委书记



作者近照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迷幻之春	2
第二章	爱之颠	16
第三章	困惑	30
第四章	笔下情缘	38
第五章	春醉染秋霜	49
第六章	彷徨	80
第七章	寒冷的月亮	91
第八章	幻灭	105
第九章	伤痕	116
第十章	碎梦	134

第 二 部

第一章	乡间青青草	152
第二章	乡村晓雾	176
第三章	乡野阴云	192

第三部

第一章	魔掌悄悄伸来	209
第二章	深陷沼泽	234
第三章	深渊里的日子	253
第四章	冰心	284
第五章	又见杏花红	294
第六章	小太阳跳跃出来	340
第七章	美丽的假玫瑰	361

第四部

第一章	知音	385
第二章	走出婚姻	425
第三章	未了的奇缘	455
第四章	尘埃下的歌声	473

第一部

第一章 迷幻之春

—

这是七十年代的一个小城，一条马路从南到北穿过了许多小巷，路两旁是古槐和垂柳，几处墨色的瓦房给这个小城增添了几分古老和神秘。马路上有稀落的行人，大多是农人骑着笨重的自行车，车旁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农具或是土豆、大葱等农作物。马蹄敲打柏油路的声音最是悦耳，夹带着马铃的响声奏着美妙的旋律。它会把你带入一个久远的年代，联想到长袍和马褂，打破这古城的是那飞扬起两道尘烟的载重汽车和那轰隆隆的拖拉机，人们在烟雾中穿行，等这一切过去，眼睛里、鼻子里、嘴里、身上全是尘沙，最映人眼目的也就是极少见到的吉普车，也只有县委才有这么一辆。当这种车子飞驰过来，人们都要用敬仰的目光观望，目光由敬仰变得萎缩，最终垂下头来走自己的路，一张张疲惫又麻木的脸拖着一个沉重的躯体，过去的和过来的大体都一样。蓝绿的衣服不分男女老幼，只有军人那闪闪的红星和领章显眼和明亮，然而军人也向征着这个社会的神圣和威严。

孟君丽像所有的人一样，顺着同一条轨道度着人生，却不同的是她在寻找什么，她不时地张望，她的心越加沉重。但她的目光跳不出周围的景致，可她很想知道那远处的景物，她却无法脱出这条轨道。童年的梦，少时的理想都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城里来了个孟君丽，竟然像从天而降一颗耀目的星，她那迷人的光彩照亮了无数个男青年，也使不少漂亮的姑娘自惭形秽。她自己竟然不自觉这些。每天像是喝着白水一样消磨着青春的岁月，生命的图面上找不到一

点色彩。

最直接的苦恼就是同宿舍里那位叫杨敏芝的打字员那一双白瞪眼，两块大眼皮往下垂掉着，无神的白眼珠却有着棘人的死光，这两片死光总在她身上扫来扫去，每在这时，她就觉得像背上落下两块鸡屎一样，心里恶心，她知道，这种人在学校里也是常见的，时时在监视着她，想在她身上找出资产阶级。再者，就是屋子里放的都是瓶瓶罐罐的咸菜，这种刺鼻的味道使她难以入睡。不多久，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抛离小城二、三里，一排红砖房、两排防震棚、一座小木屋，周围有一片果树林，四处是田野，蓝天覆碧，白云漫步。鸡鸣旭日、燕唱黄昏。遥遥原野，幽幽诗情，就在这个田园的世界里，为孟君丽凑起了一曲美妙的爱情旋律。现在她与一个人正踩着这田园的曲调缓步在桃花林中，谈笑与共……

这是星期日的早晨，人们都休息了，整个世界似乎都为孟君丽开放，她身穿蓝色制服，雪白的领子翻在外边，一条红花纱巾，垂到肩上的两条短辫，她身边的男青年身穿草绿色军装，红五星、红领章闪闪发光。他们在林中走着、相对笑着，如果说孟君丽是一朵盛开的鲜花，这军人就是一片浓浓的叶子，孟君丽的眼睛是那么明亮，脸如桃花，那两片红唇微微带笑，左嘴角一个小小的酒窝更添神韵，难怪多少人为之而倾倒，为之而陶醉。她身边的男人怎么能不注目以视，缕缕缱情难抑，他自然也是英姿勃勃，威武不凡，雄健的身躯，高昂的脊背，两道浓眉如墨染，挺拔的鼻梁，深潭般的眼睛透着纯正和刚直。

他们第一次在木屋里相见时，带他来的是人事局副局长可坤，可坤矮矮胖胖，一双大眼睛闪动着超人的精明，她只见过她一次，就给她做起了大媒。这天，她正在办公室里整理着地震宣讲材料，可坤领一个军人进来，当时屋里也只有她一个人，可坤满脸笑容，这笑容嵌在纵横的皱纹里，眼神像带着芒刺一样耀目，

“君丽，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田秋。”

她又转脸对军人说：

“这就是孟君丽。”

相互对视，孟君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然后说：

“走，到我屋子里去吧？”

她好像也是在问对方。

可坤点头连连说：

“走，到你的住处去。”

她带他们来到自己住的地方，木屋前，可坤疑惑地问：

“你就住这里？”

“对呀，这里清静的很。”

可坤没有进屋，说有事就先回去了。她已从她的目光中得知，她是要让他们单独谈谈。

她把带他带进木屋，她望着他的表情，他有些惊奇，环视着木屋，木屋的墙壁上挂着各种草木制的工艺品，还有一张长幅画卷，是一幅梅花图，木屋虽小，样样俱全，有一个小窗子，窗子上挂着百褶的绿窗帘，洁净的绿花床单垂到地上，被子上罩着洁白的丝织布，桌子上排着高高的书，有一个花瓶，里边插着无名的野黄花，素洁的木屋，简直是一个童话世界，她满以为他要说一些如此神奇的话语，看完，他又环顾着这屋子说：

“这里过去有人住过。”

她心里不由得一惊，他实在是太聪明了，他怎么就知道有人住过？问道：

“你是不是侦察兵？”

“不是，我是炮兵。”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屋子住过人呢？”

“而且这屋子住过的还是一个男人。”

孟君丽望着他正在注视着那幅木制的女人图。那深思的神态使她的心微起波澜。

“我知道，你认为这些奇妙的工艺品，只有男人才做的出来，是吗？”

他微微一笑：

“也不光全是，总之，你说我猜的对吗？”

“你真猜对了，不过，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等以后我再对你说吧！”

她觉得他很神秘，和她平时接触的男青年有所不同，她忘记这是初次

见面，也忘了他们今天是怎么回事，她注视着他，他坐在了桌子旁端起了她的那只跟了她几年的杯子，这是母亲送给她的，是搪瓷的，上边也有一幅梅花图，非常漂亮，他指着杯子上的字：

“一片冰心。”

然后把目光投向她，她的脸顿时红了，她从没有仔细看过这杯子上的字，他这么一念，好像这杯子有了更高的价值。反而她不知和他谈什么。

还是他先问了她为什么不在县委办公室而来到这里，一个姑娘住在这么个地方，是很不安全的，他竟然被他的问话所感动，从没有人关心过她，询问过她，她好像是开在峰颠崖头上的一片梅林，着日如霞、着露似云，遥不可攀。谁都喜欢她，可谁都是毫无关系地遥望她，敬而远之地对待她，什么寒冷和焦热，别人都不会想到她的存在。他就这么简单地启开了她的心扉。她好像多日来孤独和寒冷突然得到了温暖，他的每一句话都透着无限的暖意。他望着她，等待她的回答。

“我是学工的，喜欢自然科学，虽然理想破灭，也还是愿意做点实际工作……”

“这里算是什么单位？”

“这是地震办公室，唐山地震的惨重引起了国家的极度重视，现在还在防震期，县里准备在这里建地震局。我坚决要求调到了这里。地震也是我们人类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多少人求之不得。”

“是呀，我同宿舍的杨敏芝，一双棘人的白瞪眼，上大学前只有小学文化，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凭着这优厚的政治条件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哭着喊着要去县委办公室，虽然分到了办公室，又写不了材料，只好当了打字员，天天愤愤不平，特别是见我分到了办公室，嫉妒几乎变成了仇恨，当我写了几个材料受到了领导赞赏，那双白瞪眼都冒火了，天天要把我吃掉，我一进宿舍就像进地狱，还有那个熏人的咸菜味，我真是忍受不了，来到这里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多少天来的积郁一下子倾诉了出来，田秋一直不说话，认真地听着。她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并不太赞成她的这种做法，但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因为他无权阻止她，他们只是刚认识，她转念问他：

“你在部队干什么？”

“我在部队喂猪、做饭。”他笑着说。

其实她早知道他的情况，他入伍是不到一年就提干了。分明是在开玩笑，可是他不多说一句话。她觉得他沉稳、老成、谦虚，她一直在受着感动。后来不知又谈了些什么，他又问：“这木屋里的人到哪去了？”

她突然地望望他，他一直还在想着这件事，她顿时觉得自己是那么单纯，相比他要复杂多了。

“这个人是个搞林业的，从北京下来的大学生，这里过去是林场，他就常年住在这木屋里潜心研究，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重视他，妻子和他离了婚，去年调回北京了。”

“这个女人的图像可能是他心中的恋人。”

田秋看着那个木制的女人图，琢磨着，

“不是可能，一定是的。”

“他为什么不带走呢？”田秋疑惑地问。

“你看，已经和这木屋牢固地粘在了一起，根本就无法再弄走，意思是他本想在这里长期呆下去，所以让这心中的恋人也长期陪伴他。”

他默默地点点头：

“忘记一个人也是很难的……”

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她注视着他的表情，为什么他们之间没有陌生感，为什么那么自然，但他的目光一直不和她的目光相对，她却总注视着他，就这样，初次相识，很快就过去了三个小时……

现在他们走在这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小路上，她总觉得是在梦和诗中，她那寻找的思维里是从那遥远的迷茫中缩回到这么近的距离中，只有眼前这一切，她的心总在跳跃，他的全身每一处都牵动着她的心、牵动着她整个的灵魂，他看她的目光，他的嘴角处那诱人的神秘，他的全身都散发着火热，闪着光彩。他们并肩走，穿过林子走向麦地，林子正在开着桃花、梨花，白红相映，一片灿烂，他很少说话，总是不时地转过头去看着她，那火热的目光直烫到她的心窝里，他们踩着松软的泥土，春风拂着脸，眼前展开一片无垠的麦田，麦子也只有一尺高，油光浓绿，他们坐在田埂上，

他把军帽摘下来，帽沿垂在前额上，这个样子既滑稽又可爱，她四处望着，又恐让别人见到他们，因为男女谈恋爱都是偷偷地，两个人在一起好像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她时时都很紧张，有一种羞却感。不多时，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木屋，他们又闲谈了一会儿，他就告别了。此后，每天他都要来这里找她。

可坤也来过，非要让她去他家里一次不行，她不想去，她觉得他们的行为像对待农村姑娘一样，她本不太注重家庭如何，两个人相爱是主要的，现在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很深的了解，可坤转动着那双多谋多智的眼睛。

“不要紧的，你们谈不成也没关系，到他家里呆会儿，走吧！”

他的目光也在说着恳切地话，她的性格本就很单纯，非常相信别人的好意，虽是犹豫便随他们去了……

二

这是一个农家小院，但和她想像的大相径庭，院子里不是鸡粪就是猪粪，坍塌的猪圈，猪圈的上面放着一只破旧的鞋子，当他们走进外屋，几只鸡“腾”地从屋子里飞了出来，扑了她一身土，还有一只鸡只顾扞窗纸，吃那上面的的糰子，锅台、窗台上都是鸡屎，她小的时候到邻居四奶奶家去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四奶奶有一个傻儿子，一个傻姑娘，她经常去找这个傻姑姑玩，四奶奶生活清贫，人很耿直，也有名的邋遢，有时锅里贴着玉米饼子，一掀锅，鸡先跑过去，扞的饼子上都是窟窿眼。所以见到这些，他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农村的人吗，生活条件不好，又没文化，不懂得那么多卫生，她反到起了同情心。田秋脸红红的，不住地扫向她。有人打开帘子，他们进了里屋，她知道，这屋子是特意收拾过的，可她一眼就见到那个黄色的桌子上摆放着两个古时的花瓶，一个大镜子，上面都渍着油泥。空荡荡的一个大炕，上边一个黑旧的席子，还有一个柜头、箱子，几件破旧家具，炕上坐着一个久病的老太太，她脸色苍白，满脸的笑容掩去了她的病痛，地下是他的父亲，魁梧的身材，一脸的和善，黑色的衣服都已旧的发白，头上那顶帽子已经看不出颜色，帽沿往下耷拉着，当他带着洪钟般地笑声把一杯水递到她手上时，她见到一双粗糙斑驳的大手，